

披着前卫外衣的小提琴怪才

他，拉琴时身体动作幅度极大，演奏的曲目以“偏”、“冷”著称，常常咧着大嘴，迈着奇怪的脚步。“另类、特立独行，革新者”这些似乎是时尚界的热门词汇，用在他身上倒是恰如其分，这就是即将于10月26日登上东方艺术中心舞台的“小提琴怪才”——基顿·克莱默。

独树一帜的演奏风格、睿智独到的音乐见解、亦幻亦痴的别样激情，使克莱默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端，在当今乐坛备受瞩目。说起来，这位怪诞天才还是师出名门，受过正统古典音乐训练的呢，上世纪40年代末出生于拉脱维亚，在当地经过早年训练后，克莱默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伊斯特拉赫。但同为犹太裔的师徒二人，从性情到演奏风格可谓是截然相反：奥伊斯特拉赫被喻为“最内敛的划时代演奏大师”，小提琴犹如他身体的一部分，每每爆发出巨大能量，音质传统而深厚；而克莱默的演奏则充满着机智和即兴的灵感，听来总让人觉得有些轻松和随意。

舞台上，克莱默的桀骜不驯总是张狂地流露。他会为15秒的微小速度差异与指挥家阿巴多闹翻，不愿发行已经录制好的唱片；他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到一半，会突然停下来指责别人：“你没有照着乐谱拉琴。”但在舞台下，克莱默却是腼腆而安静的，他是被报道最少的小提琴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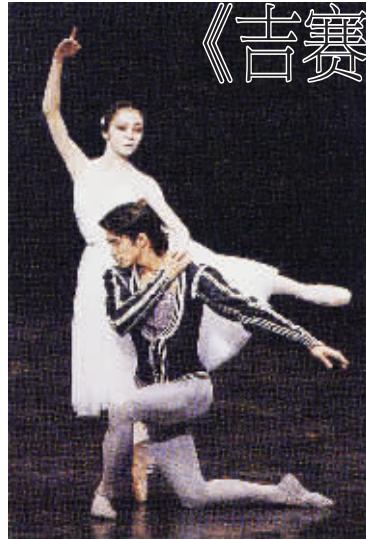
克莱默总是热衷于捕捉最冷门的曲目，俄系作曲家、东欧的冷僻音符、电影以及探戈音乐都是他的兴趣所在。“我选择演奏曲目的标准就是作品本身要有自己的个性，能感染我，让我有诠释的激情。”他不是依靠演奏别人不演奏的作品来寻求新奇，掩饰自己的个性不足，恰恰相反，越是新颖创新的作品，他演奏得越是出众，个性体现得越是出众。俄国作曲家施尼特克的作品风格博采众长、变幻莫测，一般人会觉得很难跟上他的变化，而这却正合克莱默的胃口，他在1988年实况音乐会录下的施尼特克的《大协奏曲第一号》，把作品中巴洛克气息与现代精神的融汇诠释得无与伦比、浑然天成。

克莱默曾将维瓦尔第的《四季》与皮亚佐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放在一起演奏，取名为《八季》。演奏的作品风格横跨古典、浪漫与现代，这历来是克莱默独特的风格。“我选择作品不以年代为准，而注重作品的质量。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并不矛盾，它们相隔不过数百年，这同人类发展的时间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对冷门作品持之以恒的推广，使众多本不为人所知的作曲家逐渐为世人认识并接受，其中最知名的包括极限主义作曲家格拉斯、爱沙尼亚神秘主义作曲家佩尔特和罗马尼亚作曲家艾内斯库等。他1996年出版的《向探戈大师皮亚佐拉致敬》不仅获格莱美“最佳表演奖”和“回声奖”，更是欧洲古典爵士榜的冠军之作。“对我来说，捕捉不为人熟悉的音乐，看着一个作曲家从默默无闻走到台前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由于对冷门的偏好，克莱默与一般只听传统曲目的乐迷无缘，也使得他的名声远不如和他同时代的那些小提琴家，对此，克莱默毫不在乎：“现在所谓的古典音乐产业，将演奏家推到最前面而忽略了作曲家的地位，事实上，如果不是帮助听众深刻地领会音乐，演奏家在此之上的夺目形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次，克莱默就将携波罗的海乐团为申城的乐迷带来这部《八季》，届时我们将有机会在现场一睹他演绎这部为自己所喜爱的作品的风采。

艾森巴赫又将率法国巴黎管弦乐团来上海参加国际艺术节了。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有现场魅力的指挥之一。

第一次见到艾森巴赫是在2003年第五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他指挥北德交响乐团是那届艺术节的高潮，也是分量最重的一场音乐会。当光头锃亮、目光如电、身着一套黑色服装、神情严肃的艾森巴赫通过乐队走向指挥台时，让人不由得在心里一叹：到底是大师！这不是唯心，这是一种独特的风度和气质。当艾森巴赫以贝多芬强劲有力的《爱格蒙特序曲》掀开这场音乐会的序幕时，北德交响乐团的出色音响立刻让人心花怒放，各声部和整体的表现显示了什么才叫真正的一流的交响乐团。艾森巴赫的指挥风格别具一格，他手臂的动作幅度不是很大，主要靠手腕的迅捷变化，这也许与他是钢琴家出身有关。他的手势细腻而又简捷有力，清晰明快，非常干净。他对作品的演绎也有自己的风格和意图：阳刚、精致、严谨、恢宏，在贝



《吉赛尔》——舞剧的“哈姆雷特”

◆ 何士雄

念中日邦交15周年，与中央芭团在北京天桥剧院联袂演出，2004年5月，还参加了“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演出。

《吉赛尔》在芭蕾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浪漫主义悲剧芭蕾的代表作。浪漫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艺术界的中心——法国巴黎。现实生活中无法摆脱的痛苦和难以如愿的理想，使人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神仙鬼怪或超自然的境界。这个阶段是浪漫主义芭蕾发展的黄金时代，代表作有《仙女》《吉赛尔》《葛佩莉娅》。《仙女》是浪漫主义芭蕾的处女作，《葛佩莉娅》是浪漫主义喜剧芭蕾的代表作，而《吉赛尔》则代表着浪漫主义芭蕾鼎盛时期的最高成就，于1841年6月28日在巴黎首演。舞剧叙述了村女吉赛尔受骗于隐瞒身份的贵族公爵阿尔伯特而发疯，后来又因心脏病突发致死。阿尔伯特十分内疚，来到吉赛尔的坟墓，乞求她的宽恕。与吉赛尔一样屈死的女鬼们，不饶恕来到坟地的任何男人，逼他参加“死亡之舞”，吉赛尔不计前嫌，勇敢地保护了阿尔伯特，使他免于一死。黎明来临，女鬼们匆匆消失在晨雾中，只留下阿尔伯特一人，他孤独悲痛地倒在地上，悔恨不

已。舞剧共两幕，第一幕是悲惨伤感的人间世界，虚伪、欺骗和等级偏见扼杀了一位纯朴天真的乡村少女；第二幕则是一个神幻的女鬼王国，在这里真诚的爱情统治着一切，并以超自然想象来展开各种舞蹈。人间和虚幻的两个世界截然不同，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

《吉赛尔》的主要功绩在于它第一次使芭蕾的女主角同时面临表演技能和舞蹈技巧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所以常被人们认为是“舞剧的哈姆雷特”。

在剧中饰演吉赛尔和阿尔伯特角色的分别是福岛昌美和福原大介。福岛昌美是日本正在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曾在上海舞蹈学校留学四年，参加过芭蕾舞剧《鹊桥》的演出，还在中国全国芭蕾比赛中获过奖。她塑造的吉赛尔形象栩栩如生，从质朴的村女到善良的冤魂；从对阿尔伯特爱与恨的交织到柔情绵绵，表演抒情细腻，风格纯净。福原大介擅长表演各种不同风格的芭蕾作品。他准确地把握了阿尔伯特的个性基调，既不是《天鹅湖》中深沉思念、缠绵悱恻的王子，也不是《睡美人》中年轻勇敢、活泼可爱的王子，而是从玩世不恭到内疚忏悔，因而演来有血有肉。

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风格迥异的中外舞蹈将集束状地呈现给广大观众，有一部古典芭蕾舞剧观众不可不看，这就是将于10月23日、24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由日本明星舞蹈家芭蕾舞团献演的《吉赛尔》。

日本明星舞蹈家芭蕾舞团成立于1965年，该团保留了100多个芭蕾剧目，既以表演古典名作取胜又以表演现代芭蕾和当代作品见长。1986年10月，为纪

马勒：终极清音《大地之歌》

◆ 施雪钧

有德国传统音乐“卫道士”之誉的——班贝格交响乐团（图为乐团指挥），10月23日晚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一场德奥巅峰之作，除贝多芬的一部序曲和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外，还有国内现场音乐会中难得听到的马勒代表作《大地之歌》。

印象中，马勒的不少音乐作品构思宏伟，富于幻想和诗意，乐队规模巨大且演奏难度很大，为此，在国内的音乐会中，音乐大众很少能欣赏到他的作品。

马勒的《大地之歌》，诞生在他那不幸的生活悲剧中。1907年，马勒的健康亮出了严重的警讯，一再复发的喉炎感染的痼疾，引出心脏机能失调问题并且不断恶化。这年夏天，他在医生的建议下，携妻儿去度假。不料三天后，命运给了马勒最无情的一击。四岁半的大女儿玛利亚患上了猩红热和白喉，两星期内，他眼睁睁地看着她在痛苦中死去。悲痛欲绝之时，马勒读起朋友送给他一本中国唐诗选集翻译本《中国之笛》，此时，作曲家心境正与之相契，几个星期内，他就勾勒出了这部伟大作品的初稿。整部作品的六个乐章贯穿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七首唱词，取材于中国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人的诗作。在这部作品中，马勒倾注了强烈的悲情、极端的厌世思想，失望与孤独、生活的烦恼以及对死亡的联想，表现出了其他作品中少有的诗一般的色调与韵味。

不幸的是，马勒未能见到这部作品上演。他身故六个月后，布鲁诺·瓦尔特将凄

极美极的《大地之歌》搬上了音乐会舞台，在慕尼黑进行了首演。

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大地之歌》的完美呈现，德国班贝格交响乐团这次访沪演出，还盛邀了当今乐坛最出色男高音之一的澳大利亚男高音斯图亚特·斯凯尔通、以及德国女中音莉奥芭·布劳恩。斯图亚特以其美妙的声音、出色的演唱技巧和生动的表现力见长，而曾在圣路易斯和卡内基音乐厅演出过马勒的《大地之歌》的莉奥芭·布劳恩，也是当今乐坛的当红女星。



塔菲尔巴洛克古乐团，曾被《留声机》杂志誉为世界顶级的巴洛克乐团。这支著名的加拿大古乐团1979年成立于多伦多。从1981年起，由珍妮·雷蒙担当乐团的音乐总监和首席小提琴，从此塔菲尔开始在国际上逐渐享有盛誉，乐团举行的音乐会和所灌制的唱片录音在世界乐坛屡获好评。该乐团由18位核心成员组成，有时为了演出需要，也适当扩大乐团的编制和规模。乐团以仿古乐团的模式演奏出名，乐团成员均为古乐表演方面的专家，演奏的乐器还包括一些现代仿制的古乐器。如此鲜明的特色，使得塔菲尔古乐团在世界乐迷范围内极具亲和力，并在音乐表现上体现了某种来自遥远巴洛克世界的神秘色彩。

提到在欧洲和北美享有盛誉的小提琴家珍妮·雷蒙，她不仅有出众的演奏才华，还兼具一个音乐领袖所具备的领导力。雷蒙担任塔菲尔古乐团的音乐总监一职，至今已有26年。

10月27日，塔菲尔巴洛克古乐团将登台东方艺术中心，演出“四季的色彩”，让我们等待“回到巴洛克”的那一天吧。

目光如电的光头指挥

◆ 任海杰

多芬《第八交响曲》的处理上，它的舞蹈性并不是一味狂欢，并不“仙”，而是升腾着贝多芬刚严的精神气质，这其实有点像艾森巴赫的自画像。

下半场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更让人心潮澎湃。第二乐章接近尾声时小提琴首席与圆号那段深情绵绵的对话，让我好像第一次发现勃拉姆斯的交响乐中原来也有如此优美迷人的篇章。当最后乐章圆号响起那悠远宁静的阿尔卑斯山号角，乐队呈现出拨开乌云见太阳、登泰山而群山的恢宏气派。贝多芬“欢乐颂”的旋律时隐时现，最后汇成浩浩荡荡的洪流，奔腾不息，而此时的艾森巴赫犹如一位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坚定从容，指挥北德以雷霆万钧之势驰向终曲！全场观众如痴如醉！演出结束，艾森巴赫几次

谢幕后退场，而此时大剧院的灯光也已明亮，但全场观众仍站立鼓掌，久久不愿离去，乐队首席只得代表指挥一次又一次向观众鞠躬致意。听音乐会多年，这样的情景还是第一次见到。

第二次见到艾森巴赫，是在2004年的第六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这次他率领的是巴黎管弦乐团，所演奏的作品除了开篇是盛宗亮的《清月笛韵》外，其他的都是法国作品。那场演出的上半场对艾森巴赫来说还只是热身，下半场的拉威尔才是他和乐队大显身手的时候。《达菲尼与克罗埃》第二组曲和《圆舞曲》，艾森巴赫处理得大气而色彩斑斓，那音色、音响，以及音乐中的许多细腻的变化，都表现得丰韵而淋漓尽致，尤其是到收尾处，艾森巴赫的双手仿佛能来电，将乐

队完全掌控在自己的十指中，起承转合，电闪雷鸣，尽显大师风采！

而最后演出的《波莱罗》，艾森巴赫“别具一格”的指挥方式更让人吃惊：乐曲开始，在乐队和木管起奏时，艾森巴赫如雕塑般站在指挥台上，一动不动，他在用眼神“电射”指挥。长笛、单簧管、低音管、双簧管、圆号、巴松管、短笛……一一奏过，艾森巴赫仍是一动不动。直到弦乐加入，他才略微摆动头部。而当结尾部分的强音渐起后，艾森巴赫显然感到再这样下去要“失控”乐队了，于是才终于劳驾双手参与指挥，完成了最后的舞曲高潮。他的这一番表演自然博得全场掌声雷动，但又似乎有些作秀的味道了，因为关键是他这首曲子指挥得并不令人十分满意，他这样“无为而治”的指挥对舞曲中的渐强和层次的递进显然是力不从心的。真是让我欢喜让我忧的艾森巴赫。

10月28日，且看艾森巴赫在上海的第三次亮相吧！

塔菲尔——世界最佳古乐团之一

◆ 仁者